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三五・集部・詞類

詞學集成八卷	〔清〕江順詒輯	一
賭棋山莊詞話十二卷續編五卷	〔清〕謝章铤撰	四七
芬陀利室詞話三卷	〔清〕蔣敦復撰	一九五
白雨齋詞話八卷	〔清〕陳廷焯撰	二一五
人間詞話二卷	王國維撰	三二五
蕙風詞話五卷	況周頤撰	三二五
詞學筌蹄八卷	〔明〕周瑛撰	三九一
詩餘圖譜六卷	〔明〕張綬撰 補遺六卷	四六九
	〔明〕謝天瑞撰	

光緒辛巳嘉平

詞學叢林

青伯署僉



江先生秋珊宏才續學尤工倚聲折肱於此垂三十年著有明鏡詞山與先生有同好倡和往還多所指授竊念詞之爲道自李唐沿及兩宋濫觴厥製漸至紛紜歧出有江河日下之慨先生憂之爲之尋源竟委審律攷音取諸說之異同得失旁通曲證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軌示後進之準則心苦矣功亦偉矣山校讐既竣分列于目成書八卷名曰詞學集成懲其付梓以公同志先生虛懷若谷俾附賤名於簡端謹綴數言并譔序目如左

詞學集成

爲民所祀必先百源集詞源第一

辭尙體要無體不立正變剖分大小次第物不可遺聲亦如味爰稽其屬總有十二集詞體第二

六律克諧八風宣暢應節角徵調鐘唇吮已無伶倫矧乃夔曠如縷嫋嫋誰其繼響集詞音第三

彥倫切韵李登聲類差積累黍五音幾廢益則減半損則加倍如禮已止競守綿最集詞均第四

滾滾詞源橫擁其派泛涉者疏專攻者隘風歸麗則語芟蕘梓南北江河入海而會集詞派第五

法立文成旋周旋折異曲異詩非莊非諠變必歸宗反而能縮一氣轉圜是謂中則集詞法第六

不離乎情不泥乎境託逍遙游關町畦逕寓目皆春水流不競
香象羚羊乃臻上乘集詞境第七

盈廷之官各司其司入珍之味各宜其宜析縷分條抒以論斷
希跡名流則吾何敢集詞品第八

鐵嶺宗山謹識

詞學集成

二

凡例

一引證前人書或詞序或詞話或專論詞或不專論有與詞
相發明者率皆引用抒以論斷皆加論案以別之論斷後
再引他人之說者亦加某以別之以清眉目

一徵引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無增不能妄竄人著作
也

一有前人論議必全篇登載始能得其旨趣者率皆全篇錄
之期讀者於詞之源律展卷瞭然鈔胥之譏所不辭也

一間有已論自成一則者皆不書名以省煩瑣

一家藏書絕少僅就目之所見蒐輯成書掛漏之譏知所不

詞學集成 凡例

十

免

一此書積之數十年有見必錄迄未成書亦不過詞話之流
耳未敢出以示人鐵嶺宗小梧司馬山文字之交莫逆最
久偶論作詞以是稿就正遂蒙激賞謂爲卞和之璞有功
於詞不小卽爲之條分縷晰撮其綱曰源曰體曰音曰韻
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爲八卷以各則麗之易其
名曰詞學集成賁梓土鼓儼若金聲而玉振矣豈祇參訂
云爾哉因并列其名於卷首

一或謂此書詆譏萬氏太甚余曰不然古今事變各有其時
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易地皆然使余生萬氏之時亦

祇爲萬氏之詞律以闢嘯餘之謬使萬氏生今之時亦能因韵以求音因音以求體亦能知繁聲增字之所以然余此書可以不作

一是書論又一體之非僅證之一二詞之增字殊不足爲確據擬博考羣書凡一調而有數體者悉爲之刪繁去複以正體列於前以異同各體低一格列於後俟書成後再爲續刻

一是書雖皆引前人之說究不能無議論之偏或棄或取各因學力所造之淺深尙望

諸君子指摘譏評不遺餘力庶不致貽誤後人

詞學集成 凡例

二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一曰源

汪晉賢森詞綜序云自古詩變而爲近體而五七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不得不變爲詞當開元盛時王之渙等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詩之與樂府近體之於詞齊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論案溯詞於樂府則詞爲大宗而古近體詩乃樂府之變調不能叶律之樂府耳詩自唐以後無歌者詞自宋以後無歌者元曲出而古樂亡如黃河南徙今且奪淮入海之路古近體詩黃奪淮也謂之黃而不謂之淮詞則礪石黃河之故道其蹤跡知之者鮮矣

詞學集成卷一

一

王述菴先生詞綜序云汪氏晉賢序竹垞太史詞綜謂長短句本於三百篇並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本於樂樂本乎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氏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人聲而無不均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鏡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畫以五言而唐時優伶

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府李太白張志和以詞續樂府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采多取詞入於

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流水桃花考槃衡門之旨也嗣

是溫岐韓偓稍及閨穠然樂而不淫哀而不怨亦猶是蔓草標梅之意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

正哉論案謂長短句發源於詩可也謂今之長短句卽古之詩不可也今之詩尙非古之詩何況於詞引孔氏正義謂詩有二

二字及八九字卽詞所本究之詩中之二字八九字甚少而一代有一代之樂正後人之善變非墨守磨礪陳跡也又云

詞學集成卷一

二

國朝念詩樂失傳甚久命儒臣取三百篇譜之著以四上五六諸音列以琴瑟簫管之器於是三百篇皆可奏之樂部今之詞苟使伶人審其陰陽平仄節其太過而劑其不足安有不可入樂之詞可入樂卽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今之詞卽古之詩卽孔氏之謂長短句論按三百篇入樂乃以音就字以上四工尺之音就平上去入之字其節奏無者其格調難尋卽所謂聽古樂而恐臥者若唐宋人之詞則皆知律呂者爲之所謂今樂也有音節可考又有律有腔有五音十二宮由音生字與以音就字者不同若不知律者所作之詞雖師曠復生亦難入樂調錯句訛字脫

音梗改不勝改勢必另作而後可豈伶人之事乎今人之詞皆可入樂似非通論

朱竹垞先生羣雅集序云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詞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曲有八十四調仁宗於禁中度曲時有若柳永徽宗大晟名樂時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萬俟卨雅言皆明於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眞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

詞學集成卷一

三

調多至十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迫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昂所編燕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於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笛譜矣樓上舍儼曰詩變爲詞詞變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渡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自謠錄累寸積及於鶯囀序而止以字之長短分調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叙於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斯世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當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

存詞佚者具載之並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於首學者觀此若大水之涉津梁焉論案此序於詞之源流派別最爲明晰蓋自詩變爲樂府詞與曲本不分無不可入樂之詞緣作者不明律呂所作之詞不入調而語則甚佳讀者不能割愛於是以前不可度之腔謂之詞卽以可唱之詞別名爲曲而詞曲遂分故宋人之知律呂者詞皆可歌也至後之人則曲亦有不可歌者矣而因曲語之妙則亦流傳而不廢萬紅友詞律雖校勘功深實未探乎詞皆可歌之源而於不可歌之詞斤斤於上去之必不可誤平仄之必不可移增一字爲一體減一字又爲一體並不知何調爲宮爲商毋亦自昧其途而示人以前路乎夫詞至

詞學集成卷一

四

於不可歌則失調之曲長短句之詩杜陵香山新樂府之變耳增一字可減一字亦可上與去何所別平與仄何所分讀之順口卽佳似詩非詞似曲亦非詞作者神明之可也

蓮子居詞話云萬紅友當轆轤榛楮之時爲詞宗護法可謂功臣舊譜編類排體以及調同名異調異名同乖舛蒙混毋庸議矣其餘段落句讀平仄間猶多模糊詞律一一訂正辨駁極當所論上去入之聲上入可替平去則獨異而其聲激勵勁遠轉折跌宕全在乎此本之伯時煞尾字必用何音方爲入格本之挺齋皆造微之論論案紅友開關榛莽二百年來填詞家恪遵矩矱一洗明人之荒謬近時講求益密乃有摘其疵類補其罅

漏者其草昧之功不可沒也惜不明宮調僅從四聲斤斤比較究非探源星宿耳

香研居詞麈斂方成培撰深明音律之源語多可采原詞之始云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又宮調發揮云宋時知音者或先製腔而後實之以詞如楊元素先自製腔張子野蘇東

詞學集成卷一

五

坡填詞實之名勸金船范石湖製腔而姜堯章填詞實之名玉樓令之類是也或先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之以律定其宮調命之以名如姜堯章長亭怨自叙所云是也又有所謂犯調者或采本宮諸曲合成新調而聲不相犯則不名曰犯如曹勳八音譜之類是也或采各宮之曲合成一調而宮商相犯則名之曰犯如姜夔凄凉犯仇遠八犯玉交枝之類是也論案合前二說則一詞有一詞之腔後之撰詞譜者當列五音而不應列四聲當分宮商之正變而不當列字句之平仄當列散聲增字之多寡而不當列一調數體之參差自宋以後音律失傳未始非詞譜誤之也蓋五音四聲皆屬天籟近體平仄押韻有一定故

四聲人人皆知詞曲雖有宮商必待歌而始協律故五音人人皆不知矣其始則亦人人知之今之填詞者舍五音而講四聲毋亦昧其源乎

詞概云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益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卽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恐詞亦難獨善矣論案此論亦先得我心於詞之源流了然豁然

徐仰曾云自樂府亡而聲律乖謫仙作清平調憶秦娥諸詞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花間集凡五百闕此填詞之祖也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

詞學集成卷一

六

句獨精巧奇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論案詞在五季正如詩在初唐有陳隋之綺靡故變爲各體之宏大有晚唐之纖薄故變爲小令之穩厚此亦時勢使然與興亡之國勢不相涉

常州張皋文先生校錄唐宋詞凡四十四家僅一百十六首可謂嚴矣其序論云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白居易王建劉禹錫皇甫湜司空圖韓偓并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諛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漢魏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

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當時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旨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鄭聲絕元之末而規矩墮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支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論案此論高出流輩發前人所未發然如朱厲二公清真雅潔似猶不足爲正聲

詞學集成卷一

七

六合徐鼎水雲樓詞序云詩餘之作蓋亦樂府之遺孤臣孽子勞人思婦顛閭闔而不聰繼以歌哭懼正容之莫悟矢以曼音其體卑其思苦其寄託幽隱其節奏嗶緩故爲之者必中句中矩端如貫珠宜官宜商較之秦泰太白飛卿實導先路南唐兩宋蔚成巨觀玉宇高寒子瞻將其忠愛斜陽煙柳壽皇識爲怨誹朝野不少賞音元之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淫哇日起正始胥亡高論鄙之弁髦小儒鼓其瓦缶臣質之死匠石傷焉論按元人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二語詞之壞於明而實壞於元俳優竄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開而井田之舊跡難尋夫詞變爲曲猶詩變爲詞非製曲之過乃填詞之過然曲之粗鄙製曲者取悅於俗耳則元人不得辭其責矣

王元美云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研六朝

嬪也。卽詞號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俾緩而就之。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詞興而樂府亡。曲興而詞亡。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論按樂府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非亡也。蓋變也。本有所不足。變一格以求勝。而本遂亡。

毛稚黃曰。南曲將開填詞。先之花間草堂是也。北曲將開絃索。先之董解元西廂記是也。西廂卽北人填詞。然填詞盛於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接續也。甚遙。絃索調生於金。而入元。卽有北曲。其接續也。相踵。斯又聲音氣運之微。始有不可以臆測者。論案填詞入律。苟無絃索之變。北曲詞至今亦可不變。南曲

詞學集成卷一

八

蓋詞卽樂府。廟廷用之。又何曲之變哉。

蒲褐山房詩話。樓儼號西浦義鳥人。居申江。與繆雪莊張幻花以詞倡和。康熙癸丑。詔修詞譜。被薦與杜紫綸同館。纂修辨析體製。考訂源流。駁正萬氏詞律百餘條。最中窾要。又以張縉之詩餘圖譜。程明善之嘯餘譜。及毛先舒之詞學叢書。率皆謬妄。錯雜倚聲家。無所遵循。因自訂羣雅集一書。以四聲二十八調爲經。而以詞之有宮調者爲緯。并以詞之無宮調者。依世代爲先後。附於其下。朱竹垞先生爲之序。以卷帙繁重。未及開雕。今不可復得矣。論案羣雅集序前已詳論之矣。至以四聲二十八調爲經。以詞之有宮調者爲緯。卽論之以古之七音十二律爲

經。以今之四上工尺爲緯。刪復正誤之意也。見一卷惜乎羣雅集不傳於世。而詞學之源流。遂成絕響。

詞苑叢談。吳江徐電發鈞所輯。共十二卷。內分七條。一體製二音韻。三品藻。四紀事。五辨證。六諧謔。七外編。前人詞話。本少此編。比詩話而畧。變其例。然搜採多而論斷少。其體製一卷泛而不當音韻。一卷粗而不精品藻。以下十卷。則仍詩話之例矣。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采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詞。在清平調之先。又沈約六憶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不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論按此體製似詞

詞學集成卷一

九

乃樂府之變格。非先有詞。而後有唐人之詩。亦不能桃詩而言詞。蓋詩與詞本同一源。詩盛於唐。詞盛於宋。亦物莫能兩大之理。

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個字。卻字之類。從來詞本卽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鐘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呂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

與正宮過曲小桃紅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木蘭花歌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念奴嬌一名百字令之類論案詞律中攻擊圖譜不遺餘力是已而無一語及觀字宮調徐氏叢談與萬氏不相後先而觀字宮調屢言之雖所引證爲南北劇合而後觀之三者皆兼詞曲而言後人填詞一遵詞律故不知詞有觀字宮調之說古意云亡不能不歸咎於萬氏矣

詞學集成卷一

十

又梨莊云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之屬以下逮於詞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入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余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唐入小令得其意是詞貴於情矣余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同於閭巷歌謠卽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

情強而從人之性情則今日餽釘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子夜懊儂之情余故謂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艷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論按詩道性情古人言之詳矣今謂詞亦道性情卽上薄風騷之意作者勿認爲閨幃兒女之情

尤梅菴詞苑叢談序云詞之系宋猶詩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氣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

詞學集成卷一

十一

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本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挺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又詞釋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碍然取給而已於神味全未夢見論按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瑣屑周張之嬌靡已近於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強人意至南宋白石

玉田始稱極盛而為詞家之正軌以辛擬太白以蘇擬少陵尚屬閭統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晚唐之詩未可厚非元明之詞不足道本朝朱厲步武姜張各有真氣非明七子之貌襲其能自樹一幟者其惟飲水一編乎尤序固非探源之論詞繹所云亦未得其要領

詞苑叢談引藥園閒話云屈子離騷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合於詩按其調而知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言調也魚麗於罍鰾鮓此二四言調也遭我乎貓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

詞學集成卷一

三

我來自東四句此換韻調也厭浥行露三章此換頭調也

論按

古人文字有二一曰無韻之文一曰有韻之文俱不限字不限格然有韻以後即有格矣有格而字之或長或短即有不入格者矣有韻而無格則韻不叶有格而字或長或短則格不整而韻亦不齊古詩而變為近體皆因韻而生也格限以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字限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有韻之文於是乎一變遂與騷賦分途而駢文且有格而無韻與無格無韻之文爭長至詞乃既限格既限字後之別製非未限格未限字前之先聲也

趙良甫函碎金詞叙云宋詞以清真白石草窗玉田四家為正

宗清真典掌大晟白石自訂詞曲草窗詞名遂譜玉田詞源一書所論律呂最精凡此四家之詞無不可歌其餘則或可歌或不可歌不過按調填詞於四聲不盡諧協邊論九宮今之填詞者祇以萬紅友詞律平仄為準不究音律之源無怪乎好拈熟調一遇拗體則步步如行荊棘中矣

論

案此論精確末僅為拈熟調遇拗體者說法則似明而忽昧

詞學集成卷一

三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二曰體

毛西河詞話云白樂天花非花唐人醉公子詞長孫無忌新曲楊太真阿那自是詞格若回鶻石洲阿鞞迴波樂鳥鹽角鸚浪堆水調歌頭俱是樂府然其辭有近詞者亦可以詞名之如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初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卽謂填詞由是推之武帝江南弄諸樂及鮑照梅花落陶宏景寒夜怨徐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梁簡文春情隋煬夜飲朝眠曲皆謂

詞學集成卷二

一

之詞何不可哉論案謂詞出於樂府則可謂古之樂府卽今之詞則不可如以鮑照梅花落爲詞則謂國風卽今八韻試帖鳥乎可同一詩名體以代異而况樂府與詞已異名乎

聽秋館詞話云萬氏詞律共六百五十九調計一千七百七十三體 欽定詞譜共八百二十六調計二千三百六體較之萬律增體一倍有奇然較定爲譜者僅居其半餘皆列以備體而已乃采取猶有未及以是知鄧林滄海尙多遺佚論案詞體之多蕪雜實甚其始誤於傳寫其繼誤於妄作其一調而同時或增減一二字別爲一體者大約皆增字後人誤以旁行列正因羣相倣效如吳夢窗唐多令縱芭蕉不雨也又或不知句讀有

字數同而句異者皆後人之誤也計惟有刪之一法余擬將各調之正者審定以古之七音十二律之宮調爲經以今之四上工尺爲緯正其誤刪其複庶榛蕪之途一闢此願其何日償也聽秋館詞話云謝默卿碎金詞譜每字讀以今之四上工尺云自姜石帚詞旁註譜中尋究而出得古來不傳之秘詢之善歌者則祇堪以協笙笛宜泉司馬云近時之崑腔與古歌迥殊古歌多和聲似今之高腔然又有別聲音之道與世遞遷執今樂以合古詞終不免工陵羽替論案碎金詞譜妄作聰明無足論惟古歌無纏聲故聽之欲臥樂府有句尾之幫腔如妃稱字亦無纏聲唐人歌七言詩有疊腔陽關三疊之類然究嫌版滯長短

詞學集成卷二

二

句出而古樂皆廢此古今樂之關鍵曲之增字更多於詞故有曲而歌詞亦廢緣纏聲多則聲調並淫雖聖人出能正廟堂之樂而不能禁世俗之音淫哇豔語古調浸亡奈之何哉

吳西林穎芳

云詞之興也先有文字從而宛轉其聲以腔就詞

者也洎乎傳播久音律確然繼起諸人不得不以辭就腔於是必遵前詞字腳之多寡字面之平仄號曰填詞或變易前詞仄字而平平字而仄要於音律無礙或前詞字少而今多之則融治其字於腔中或前詞字多而今少則引伸其字於腔外亦於音律無碍蓋當時作者述者皆善歌故製詞度腔字之多寡平仄參焉今則歌法已失傳音律之故不明變易融治引伸之技

何由而施操觚家按腔運辭兢兢尺寸不易之道也論案以詞就腔者執柯以伐柯此後人之善因所謂其則不遠若夫以腔就詞則未有柯以前之柯此古人之善創後人自度腔亦古人之創特音律不明不能臆造耳

詞塵論繁聲云黃鐘醉花陰本五句並換頭祇五十二字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密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通爲五十二字後人撰詞並其襯字亦以詞填實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之外又加襯八十餘字之多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始爲近古案繁聲唐宋人謂之纏聲太真傳明皇吹玉笛遲其聲以媚之卽纏聲多

詞學集成卷二

三

也今人譜工尺多用贈板音方矯施悅耳卽淫哇之謂古靡靡之音也善乎稗編之言曰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製詞有邪正散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於正其曲淡而不厭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論案在音則爲襯聲纏聲在樂則爲散聲贈板在詞曲則爲加襯字爲旁行增字曲之增字寫於旁行故易知詞之增字則知之者鮮矣前引夢窗唐多令以證之凡詞之調一而體二三至十餘者皆增字之旁行並入正行也故一調而同時之人共填體各小異實增字任人增減無戾於音又何害於詞流傳至今迷如煙霧萬氏作詞律苦心孤詣遠紹

旁搜苟知增字襯字詞與曲同則提綱挈領得其製調之本詞又何至列數體曉曉置辭而無所折衷哉

詞體叢雜各家詞譜皆少探源之論自別名爲曲而詞遂不歌非不歌實多不合律不能歌耳歌有纏聲曲多增字而詞本亦可歌何以無纏聲增字始悟詞之字句一調而多寡不同且至數體者皆增字不旁行之誤也然宋至今無明言一人之臆說豈足憑乎今閱詞塵所論多與余合喜前人之先得我心方氏於音律得其奧窔溯源於十二均八十四調凡諸室礙無不迎刃而解今之填詞者不能悉知音律而於四聲五音之理亦可以稍留意焉而不爲古人所欺由是而考訂詞譜不難矣故余采方氏之說最多

詞學集成卷二

四

楊誠齋作詞五要第三要填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若歌韻不協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作轉折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宋人多先製腔而後填詞觀其工尺當用何字不過照前人詞句填之故曰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二也轉折乃節奏所關故下字不當則失律凌犯他宮起韻過變兩結尤爲論案調已盛傳作者第照前人詞調填之在宋時依譜者已百無一二何怪今之填詞者乎然其源則不可不知也不知其源而猶自詡其律之精嚴吾不知其謂精嚴者果何律也第四要摧律律字當作推謂推求此調屬某律某音然後協某詞韻方始合體卽段安節五音二十八調所說是也

源作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用俱押去聲所以轉折乖異水龍吟越調即黃鐘商二調用之平聲商角同用者也若去聲韻當叶宮聲調非商調所詒案宜矣然宋詞往往不拘蓋文士揮毫不暇推求合律故耳今人不知推求非宋人不暇推求誤之乎然而欲正詞體則不能不推求合律也

毛稚黃先舒填詞圖譜凡例云詞中有襯字者因此句限於字數不能達意偶增一字後人竟可不用如繫裙腰末句問字之類沈天羽曰調有定格卽有定字其字數音韻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因文義偶不聯屬用二字襯之按其音節虛實正文自在如南北這那正個卻字之類亦非增實字而藉口爲襯也詒因曲有襯字而知詞亦有襯字萬氏增減一二字別爲一體非定論也不意有先我而言之者

詞學集成卷二

五

毛稚黃曰夢窗詞縱芭蕉不雨也颺颺應上三下四則也字當爲襯字謂縱字爲襯字非詒案詞中有襯字可指證者甚少故後人不知耳

萬紅友唐多令註謂縱芭蕉不雨也颺颺誤刻多一字詞統註縱字爲襯字襯之一說不知從何而來詞何得有襯字乎詒案詞何以必不准有襯字而謂誤刻多一字真是牽強又云此句上三下四應註也字爲襯然也字必是誤多不可立襯字一說以混詞格詒案此詞誤多一字多得如此好卽不誤矣詞格不

准襯字是何人之格何以同一調一人填之忽多一字忽少一字有是格乎總之紅友一生之誤誤在不明音律之源遂謂樂府與詞異詞與曲異不能知一篇之音律遂謂多一字爲誤少一字亦爲誤殊可笑也

詞學集成卷二

六

詞有同調異名昔人分爲二體概可從刪如搗練子杜晏二體卽望江樓荊州亭卽清平樂眉峰碧卽卜算子月中行卽月宮春惜分飛卽惜雙雙桂華明卽四犯令清川引卽涼州令杏花天卽於中好番槍子輓轡金井卽四犯剪梅花月下笛卽瑣窗寒八犯玉交枝卽八寶妝又原書一體而後人誤分如仇遠之薦金蕉卽虞美人之半劉壎之醉思仙卽醉太平王之道之折丹桂卽一落索趙鼎之醉桃源卽桃源憶故人米友仁之醉春風卽醉花陰費原之惜餘妍卽露華歐慶嗣之慶千秋卽漢宮春奚滅之雪月交輝卽醉蓬萊張虛靖之雪夜漁舟卽繡停鍼晁端禮之戀春芳慢卽萬年歡趙孟頫之月中仙卽月中桂羅志仁之菩薩蠻引卽解連環詒按欲辨詞體定詞律必先自考同調異名始

又詞律目已括出者錄如左

十六字令卽蒼梧謠南歌子卽南柯子又卽春宵曲雙調卽望秦川又卽風蝶令三台卽翠華引又卽開元樂憶江南卽夢江南望江南江南好又卽謝秋娘其望江南夢江口歸塞北春去

也等名則人不甚知矣深院月卽搗練子陽關曲卽小秦王賣
花聲過龍門曲入眞卽浪淘沙憶君王豆葉黃欄千萬里心卽
憶王孫宮中調笑轉應曲三台令卽調笑令憶仙姿宴桃源卽
如夢令一絲風桃花水卽訴衷情內家嬌卽風流子紅娘子灼
灼花卽小桃紅水晶簾卽江城子烏夜啼上西樓西樓子月上
瓜洲秋夜月憶眞妃卽相見歡雙紅豆憶多嬌吳山青卽長相
思醉思凡四字令卽醉太平愁倚欄令卽春光好一痕沙宴西
園卽昭君怨溼羅衣卽中興樂南浦月沙頭月點櫻桃卽點絳
唇月當窗卽霜天曉百尺樓卽卜算子羅敷媚羅敷歌采桑
子卽醜奴兒青杏兒似娘兒卽促拍醜奴兒慢子夜靜重疊金

詞學集成卷十一

七

卽菩薩蠻釣船笛卽好事近好女兒卽繡帶兒玉連環洛陽春
上林春卽一落索花自落垂楊碧卽調金門喜冲天卽喜遷鶯
秦樓月碧雲深玉交枝卽憶秦娥江亭怨卽荊州亭憶蘿月卽
清平樂醉桃源碧桃春卽阮郎歸烏夜啼卽錦堂春虞美人歌
胡搗練卽桃源憶故人秋波媚卽眼兒嬌早春怨卽柳梢青小
闌干卽少年游步虛詞白蘋香卽西江月明月棹孤舟夜行船
卽雨中花春曉曲玉樓春惜春客卽木蘭花玉瓊瓊折紅英卽
釵頭鳳思佳客於中好卽鷓鴣天舞春風卽瑞鷓鴣醉落魄卽
一斛珠一蘿金黃金縷明月生南浦鳳樓梧鵲踏枝捲珠簾魚
水同歡卽蝶戀花南樓令卽唐多令孤雁兒卽玉街行月底修

簫譜卽祝英台近上西平西平曲上南平卽金人捧露盤上陽
春卽驀山溪瑞鶴仙影卽淒涼犯鐃陽台滿庭霜卽滿庭芳碧
芙蓉卽尾犯綠腰卽玉漏遲花犯念奴卽水調歌頭紅情卽暗
香綠意卽疏影催雪卽無悶瑤台聚八仙八寶妝卽秋雁過粧
樓百字令百字謠大江東去酬江月大江西上曲壺中天淮南
春無俗念湘月卽念奴嬌惟湘月另一調萬氏誤疎簾淡月卽
桂枝香小樓連苑莊椿歲龍吟曲海天闊處卽水龍吟鳳樓吟
芳草卽鳳簫吟台城路五福降中天如此江山卽齊天樂柳色
黃卽石州慢四代好卽宴清都菖蒲綠卽歸朝歡西湖卽西河
春霽卽秋霽望梅杏梁燕玉聯環卽解連環扁舟尋舊約卽飛

詞學集成卷十二

八

雪滿羣山惜餘春慢蘇武慢選冠子卽過秦樓壽星明卽沁園
春金縷曲貂裘換酒乳燕飛風敲竹卽賀新郎安慶摸買陂塘
陂塘柳卽摸魚兒畫屏秋色卽秋思耗綠頭鴨卽多麗箇儂卽
六醜

秀水杜小舫觀察 文淵 詞律校勘記序云詞學始於唐盛於宋

有一定不移之律亦有通行共習之書南宋時修內司所刊樂
府混成集巨帙百餘周草窗齊東野語稱其古今歌詞之譜靡
不備具而有譜無詞者實居其中故當日填詞家雖自製之腔
亦能協律由於宮譜之備也元明以來宮譜失傳作者腔每自
度音不求諧於是詞之體漸卑詞之學漸廢而詞之律則更鮮

有言之者七百年古調元音直欲與高筑嵇琴同成絕響使非萬氏紅友一書起而振之則後之人奉嘯餘圖譜爲準繩日趨於錯矩倂規而不自覺又焉知詞之有定律律之必宜遵哉其書爲卷二十爲調六百四十爲體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凡格調之分合句逗之長短四聲之參差一字之同異莫不援名家之傳作據以論定是非俾學者按律諧聲不背古人之成法其有功於詞學也大矣詒案萬氏有功於詞學杜氏又爲萬氏之功臣雖其書知聲而不知音然舍此別無可遵之譜則校勘記之不可少也明矣然律之一字究非音律之律亦非律例之律不過如詩之五七律之律耳不如仍名爲譜之確也

詞學集成卷二

九

鄉程村題謨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嘯餘圖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黑白及半白半黑圈以分別不無亥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兩體而誤爲一至嘯餘譜則舛誤並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東又賀新郎之與金縷曲又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數體燕台春卽燕春台大江乘卽大江東秋霽卽春霽棘影卽疎影因訛字而列數體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者不一而足詒按二書之謬妄詞律俱已駁正姑錄一則以證之

詞苑叢談云胡元瑞筆叢駁楊用修調名原起之說最多其辨

詞調尤極觀縷然元瑞考據精詳而於詞理未精研涉毛稚黃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並不知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瑞鷓鴣亦未見按詞品序云唐七言律卽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卽詞之玉樓春也詒案此亦詞有襯字之一證

宋詞有襯字夢窗唐多令外趙鼎滿江紅下闕云欲待忘憂除是酒奈酒行欲盡酒無極奈字亦是襯字

宗小梧司馬云紅友開闢榛蕪示人矩矱然不究五音不諳宮調徒辨韵之平仄字之增減母乃舍本求末自昧其途僕惜其孤詣苦心不能盡如人意又

詞學詞成卷二

十

邊竹潭葆樞鯉尹云詞有襯字之說最確萬氏於另體多一二字者註曰誤多游移其辭且戒人不宜從如知爲襯字則無是說矣詒以宮調論詞駁萬氏又一體之非小梧竹潭俱以爲然竊喜一知半解天下後世必有同心也

